

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不列顛國的沉痾

上回談到香港有許多人「病」了。這批病人先是被某些「長輩」長期「洗腦」後開始「反共仇中」，然後在十年「顏色革命」遭遇連番挫敗，變得連基本道德都喪失殆盡，只能以無意識破壞社會的「攪炒」作為「阿Q」式報復。看來曾經出力在給港孩洗腦的「不列顛聯合王國」，新一屆的領導人害得「神經病」是更加嚴重了！彼邦第三位女首相特拉斯(Truss, 1975年，港譯卓慧思)甫上任就倒行逆施，將自己的國家打擊得元氣大傷，恐怕無法復原。此妹沒有反躬自問，卻學人向中國甩鍋，用「喪心病狂」4字形容最為恰當。「英倫三島」離神州大地有多遠？你們「盎撒」(Anglo-Saxons, 盎格魯撒克遜，簡稱盎撒，可用作不列顛人，以至該國人殖民世界的後裔)管不好自己的國家，怎能怪責到中國和中國人的頭上？

不過再想深一層，中英兩國近年最重要的外交交涉，回頭去看就是1997年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了！「盎撒人」強佔香港一個半世紀，被管治時期，其間在香港撈了多少油水？「東方之珠」「會下金蛋的鵝」要物歸原主，揭開了老牌殖民帝國走向衰敗的第一頁。若從這個「使銅銀夾大聲」的強盜視角，這「海盜國」的中衰也可以算是因為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所害了！他們或會認為：「這東方之珠我們搶了多年，這金鵝給我們下金蛋多年，已經有了『感情』，怎麼可以說收就收？」給「英殖」和「港

獨」思潮洗禮的港孩卻幻想香港需要什麼「真普選」！然後就是十年社會動亂。

香港畢竟受過一個半世紀的被英國管治時期，到了回歸祖國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，還是有些人腦袋瓜子未有清醒過來。他們仍然幻想香港過去的繁榮是由海外殖民者的優良政經制度所賜，仍然感恩戴德。理想很豐滿，現實卻骨感！如果靠西敏模式(Westminster system)政制和自由放任(laissez-faire)經濟哲學，就可以建構人類歷史上的第二個「日不落帝國」，為什麼在香港回歸之後，「不列顛聯合王國」沿用舊制，卻每況愈下？

筆者認為香港的繁榮，還有背靠祖國的天時地利人和，中間少不了中國人的勤奮，以及位在中國南大門的優勢。至於舊日「祖家」，則失去了長期剝削香港土人的紅利。在英，是少收了「保護費」；在港，是減了「歲幣」開支。此消彼長之下，香港雖然前進的步伐遠遠落後於中國內地，仍然可以保住繁榮；「聯合王國」就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，「脫歐」之後，更有土崩瓦解之勢。

「英國」沒有成文憲法，他們的立國精神沒有寫在紙上，卻寫在臉上。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「白人至上」的種族主義，什麼帝國主義、殖民主義等等，都要建築在種族主義之上。特拉斯所屬的保守黨長期執政，沒有把國家治好，卻去仇視中國。究其深層意識，或該是認為有色人種不配國富民強吧？這可不是在害上了神經病？



人生漫遊處 童心 陳永

宇佳的獨奏會

星期四，我和十幾名學生去香港大會堂聽宇佳的小提琴獨奏會。可以容納近千人的演奏大廳座無虛席。觀眾席的燈光緩緩熄滅時，一路問我「為什麼要強烈推薦這場獨奏會」的學生們安靜下來。我一直在「賣關子」，不肯把內心的想法告訴他們。

我並不完全是故意的。因為，我不確定學生們會在這音樂會裏發現什麼、收穫什麼，或者有什麼樣的欣賞體驗？甚至，我對宇佳的了解，也只停留在一份精心設計的海報上——今年只有16歲的宇佳，在一間知名中學讀中四。她4歲半開始學習小提琴演奏，並成功入選香港兒童交響樂團，一步步成為首席小提琴手。在讀中學前，就已經去歐洲參加巡迴演出。而這場演出，是她人生的第一場獨奏會。我其實也十分好奇地想知道：一個16歲的中學生，當她站在那中環的舞台上，解鎖一件可以稱之為人生成就的夢想時，會是怎樣的場景？

音符在流淌，音樂大廳洋溢着藝術的暖意，宇佳的演奏把不同年齡層的觀眾帶到了如夢似幻的世界：有森林深處的鳥鳴，有山澗清泉的奔湧；有月光下的戀人，有鬥牛士的果敢；有如泣如訴的愛情；有「長亭連短亭」的鄉愁……舞台上的她，在弓和弦的張弛之間，讓人看見一個少年自信的表情

和對藝術的孜孜追求。

趁中場短暫休息，我問坐在身邊的學生：「感覺怎樣？喜歡嗎？」大家若有所思地點點頭。邱同學顯然是經常聽音樂會的，他滿臉興奮地說：「演奏真的太棒了！我好驚訝小提琴的獨奏和鋼琴的伴奏能夠如此巧妙、和諧！特別是低音區的部分，簡直是扣人心弦！」旁邊的林同學接着說：「她一定付出了很多心血。」聽到這些，我感覺讓學生們接近藝術是多麼的重要，不禁十分欣慰。這時，坐在我身邊的泓琳拉了我的衣角，輕聲問：「同是16歲，為什麼差距會這麼大？」我愣住了，同學們也陷入了沉思。

我一時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。我既不想盲目地給學生灌輸心靈雞湯，一味地用宇佳的成功對他們進行勵志教育——因為我知道，每一個孩子獲得的每一個成功，都有不同的人生際遇，同天賦、家庭、性格等等關係密切；我也不想讓同學們因為對比而心生沮喪，作為師者，我應該也必須給他們以行前的養分和力量。我讓大家耐心地演出欣賞完。

演出結束後，我在同學們的聊天群裏寫道：這世界只有一種成功，那就是用自己喜歡的方式，暢快淋漓地過一生。我們努力讀書，就是為了不斷找到真正有趣的事。宇佳的成功，緣於此，而你們，也一定會，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。讓我們一起加油。



心窗常開 潘明珠

職業貴賤 觀念決定

微信朋友圈，常常有些吸引我的內容，近有一條視頻，是訪問一個51歲才開始學畫的清潔工，令人注目，我讚嘆她掃廁所養活自己，畫畫養活靈魂！

這位清潔大嬸，樣子平凡，但說到畫畫，她眼神就亮了！她說，別人鄙視她洗廁所，但清潔工作是養活自己；而讀點書或畫畫，則養活自己的靈魂，一個人有多少財富不是用錢去衡量！

莫看她一把年紀才學繪畫，她已用心畫了5年，好毅力！但見她的畫在題材和構圖上均有看頭，其中繪岩石激浪的畫，表達了她心情；繪貓兒等主人回家的一幅，她更幽默解語，自得其樂！

她說得好，精神境界非金錢可衡量，心靈境界的財富是屬於自己的。視頻尾段拍攝了她假日參觀博物館，欣賞那些雕刻的美麗花紋；她說，當雕刻的工匠逝去後，風和藍天仍在雕塑這些藝術品，呈現它的美！

有了藝術熏陶的普通人，他們的視野、境界和生命，都變得不一樣！我把這視頻給身邊的青少年及家長看，一些常督促小孩成績爭取第一之家長，點頭似有啟悟了。年輕人則笑說，這大嬸好厲害，廁所也有臥虎藏龍！華德福教育理論謂，人由3種要素組成：精神、心靈及身體。即是掌控思考的頭腦、情感的心、意志行為之四肢。故在教育上，我們需注重配合孩子的心靈特質，培育孩子平衡發展。聽聞市民因疫情宅家，盼家居潔淨，在內地新興起的行業，便是家務管理師，且有特別的培訓和認證課程，很吸引人們入行。

這些清潔及消毒之家務，包括人們厭惡的潔廁工作。為何人們厭惡這跟自己貼身衛生有關的事呢？是否自小在培育上出了問題？

這概念在日本，反而不同，日本小孩自小受訓，要參與家居清潔。我記得自己在日本留學住在宿舍時，每人都要輪班做洗廁所工作哩。初時我不慣，反而日本同學自覺洗廁所是必要妥做之工作，並不須厭惡。另一個有關家務管理師的視頻也特別，我留意到「馬桶小王子」這年輕人，奇怪他為何去洗馬桶？

這大好青年竟把馬桶洗得熠熠生輝，令客戶超滿意。他很有成就感，因他專注地把他厭惡的事做好，這份專業精神令人敬佩！

職業無分貴賤，我想一個人的觀念和精神境界如何，才決定他是否站一個智慧高的層次上啊！



清潔工畫師！ 作者供圖

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新科技藝術藏品救藝術界

新冠疫情持續3年，旅遊業飽受打擊，牽連的是旅遊業相關的行業，當中包括博物館和美術館等，別以為這類藝術館多是國家經營會有一定保障，現實是國家經濟受打擊，必須開源節流，更遑論是私人畫廊了。這年來全球博物館紛紛進行大裁員，好些更暫停開放，員工也丟了工作。不過新科技和概念卻為藝術界打出了一條生路。

朋友在香港開創的科技公司賞創科技旗下的Web 3應用平台，最近就和荷蘭的梵高文化遺產基金會合作，推出「梵高首個基金會認證數字藏品系列 VG 39」首輪藝術藏品，以創新技術推動藝術文化鑑賞，並籌募資金用於文化遺產保育，以及連接與栽培香港各地的藝術人才。由梵高文化遺產基金會認證的，首批6款數字藝術藏品會鑄造成NFT，是荷蘭的基金會合作藝術家在

梵高家鄉39個文化遺址的地標裏，獲得啟發創作而成。

如果你是博物館的老饕或是資深藝術家，可能未必全看懂這些藝術新用詞：Web 3、NFT加密藝術、非同質化代幣、數位(數字)藝術創作、區塊鏈去中心化……網上排山倒海般的資訊，讓大家去了解和認識。

就是因為透過NFT和數字化這等新一代藝術收藏家趨之若鶩的摩登藝術形式和概念，使垂死的藝術藏品市場多了一批年輕買家，博物館和藝術收藏市場不再是老人化。而且區塊鏈技術可在互聯網上正確記錄交易數據，交易信息也可以由多個用戶共享。因此，藝術家無須再有中間人，卻可在每次自己的NFT藝術品易手時都能獲得佣金，維持個人生計。同時投資者可以在網上追蹤出處，區塊鏈亦可以永久驗證他們的所有權，且Web 3的一大優勢是可在個人之間轉售。



新科技下的 NFT 藝術藏品。 作者供圖



王繼峰

時代變遷說照相

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閩西農村，相機是高端奢侈品。對於普通人來說，照相是件既新奇又難得的事。大城市生活的親友如果寄回一張相片，很快會成為街坊的新聞。鄰居紛紛前來爭睹風采，你看看，我摸摸。這張相片便成了一個家庭炫耀的小小資本。

老百姓拍照都在正式場合，主要是記錄人生的重要時刻，比如結婚、大壽、嬰兒周歲。照相機會難得，每次都不亞於一次盛大演出。人們要先穿上正裝，打扮一番，才敢站到相機前。有些人還會去別人家借衣服、鞋子。老人更慎重，總要在藤椅上正襟危坐，表情嚴肅而莊重，似乎這一照，就是流傳千古的大事。相片裏的人不苟言笑，大家眼神莊重，正視前方，只等閃光燈閃過後，才敢放鬆表情。

那時拍的都是黑白照。對於自己特別珍愛的相片，可以送到照相館，讓師傅手工上色。這種通過一筆一畫細心描繪的彩照，讓人物風景更真實、生動，更具藝術性和感染力。簡直是一幅幅用心創作的油畫，將那個質樸的年代勾畫得鮮活、繽紛。

我出生於上世紀八十年代，那時照相更為普及，開始記錄百姓的普通生活。鄉裏有個照相師傅，他隔一段時間會到各個村莊照相。照完相後，留下漫長的期待，大家天天計算照相師傅下次來的日子。當他再次出現時，大家蜂擁而前，搶看自己的照片。拿到照片的人邊走邊看，邊看邊笑，欣喜地回家。一家人圍着照片，你指着我的姿勢，我說着你的表情，互相點評着，笑聲一片。鄰居聞訊而來，也會笑着與主人一同分享。

小小一張照片，常常會賞玩小半天。最後，主人小心翼翼地將相片放入相冊，或放在壓桌玻璃下珍藏，隔段時間又拿出來看一遍。如果是全家福，還會鑲上玻璃

框，懸於中堂，供大家時時仰望。

那時的照片只求把人物照入框內，照相師傅沒有特別高的技術含量，但卻留存了許多珍貴難忘的瞬間。

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，彩照技術已經普及，但個人證件照還是以黑白為主。我小學畢業時，全班同學紛紛互贈一張黑白頭像作為紀念。大家端端正正地在照片背面寫上姓名、日期，以及贈給某某字樣。擁有一張同性的照片，是深厚友誼的見證；擁有一張異性的照片，是互相傾慕的表現。情竇初開的我們要鼓起很大的勇氣，才敢偷偷向心儀的異性同學要相片。如果對方對你也有好感，會用作業紙把相片包住，趁沒人時悄悄給你。以後每次翻開相冊，看到那個令人怦然心動的身影，心頭都會柔情蕩漾，激動好一陣子。

1998年，我開始上初中。縣城有個女照相師，每天會到不同的中學照相。她每周三中午到我校，站在升旗台前等候。家庭稍微富裕或比較新潮的同學，時不時會留影一張。那時我一周的生活費才6元人民幣，我總覺得這是很奢侈的事，所以從來沒照過。下周三中午，上周照了相的同學便在升旗台前翹首企盼，等待照相師傅來分發喜悅。

2004年，我讀高三。畢業前，我鼓足勇氣，叫了兩個同學做「燈泡」，約心儀的女生合影。照相前一天，我對着小鏡子反覆練習笑容和姿勢。第二天，我穿上自認為最帥的衣服，梳一個最酷的髮型，跟着女同學一起去照相館。站在她身邊，我呼吸加緊，心如鹿撞。我緊張地望着鏡頭，彷彿在迎接一個重大的歷史時刻。照相師傅反覆說：「放鬆一點，放鬆一點。」但無濟於事，我前一天的準備都成了徒勞，只剩下僵硬的姿勢和傻笑。閃光燈亮起的

那一刻，我心情激動，覺得這是我們感情事業的一次偉大昇華。

我是在沿海城市讀大學的，部分發達地區來的同學有相機。我開始隨着同學四處留影，公園裏隨便見到一塊大石頭，也要深情地依偎一番，照一張自以為傾國傾城，其實傻到了家的相。由於來自邊遠農村，我的Pose遠遠落後於新潮的同學。當我還是板着臉一本正經地照相時，別人早就將剪刀手用得純熟；當我開始嘗試擠出一絲尷尬的笑容時，同學已經開始搞怪。照來照去，沒有幾張上鏡的。於是，這個城市的各個角落都留下我不堪入目的呆樣。2007年，我正讀大三，數碼相機和照相機開始流行。這時的像素還不高，照片也不夠清晰。但這並不影響興致，大家仍然樂此不疲，歡笑聲和照相聲交織成曲，奏響學習生活的每個角落。

2012年開始，智能手機開始普及。照相成了人人可做、不費成本的事。大家隨手照相，瞬息可成，照得不好就刪掉重拍，或者用美圖程序優化。很少人會再為照相而慎重其事，也沒人會為一張相片而激動半天。漸漸地，單反相機和航拍相機也在身邊開花。用微距鏡頭窺視蟲蟻生活，用上帝視角俯瞰娑婆世界，都成了輕而易舉的事。從此，相片逐漸從相冊和相框中淡出，卻常以標新立異的方式出現在網絡，供萬千大眾品評。對於很多人來說，硬碟和網絡上可能存着成千上萬的電子相片，而手頭上卻沒有一張紙質相片。

如今，再翻開那些遺忘在歲月塵埃中的相冊，發現每張褪色的照片都講述着一個動人的故事，都記錄着一段嶄新的年華。這些相片如同窖藏多年的酒，再打開時已是陳年佳釀，不斷散發沁人心脾的芬芳。隨着年月的增加，這香氣還會日益醇厚。

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呷哺的回憶

公眾號推送，看到一篇文章叫「火鍋界的麥當勞」，正在被年輕人拋棄」，點開一看，原來這個正身處困境的「火鍋界麥當勞」是呷哺呷哺。……呷哺也不行了嗎？這讓小狸一時間有些茫然，那些久遠的回憶瞬間開始放電影。

對於一個已經離開北京20年的人來說，其實並沒經歷過海底撈的年代，更沒有小龍坎。小狸對內地連鎖火鍋真正的記憶其實就是呷哺。而在嫩理的年代，呷哺在很多年輕人的青春裏大概都佔有一個舉足輕重的位置。

第一次吃呷哺，是大學剛畢業，入職了北京的報社，第一回拿到真正的「工資」。下班後和同學兼同事去了呷哺，彼時的呷哺，剛剛興起，能去那裏的都是「城裏的時髦人」。那天，兩個懷揣「巨款」的傢伙優雅地點了二人餐，就像兩個真正的社會人一樣，然後在呷哺的吧檯(呷哺當時的設計都是吧檯位)前訴說了一整晚夢話。那頓飯過了20年仍記得，不僅因為「小料」(麻醬蘸料)的口味讓人一試驚艷，更因為那從始至終滿得要溢出來的、閃閃發光的、對未來躊躇滿志的期待。

還有一次，和另一個朋友吃呷哺。她一邊和我說「你試試往小料裏加點醋」，一邊告訴我她男朋友

是個「同志」，說他男朋友和「他的男朋友」現在都住在她家，也是她父母家，5個人奇妙地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。彼時只是千禧年，彼時嫩理也就20出頭，這巨大的信息量讓當時的小狸除了震驚還是震驚。我問她：「你怎麼能接受？你父母又怎麼能接受？」她一邊幫我攪和加了醋的麻醬，一邊淡淡答：「因為我愛他，他們愛我啊。」就是在那一刻，小狸突然明白了世間有千萬種生活方式，而每個人的選擇都自有他的道理。小狸真的慶幸呷哺裏的這個故事能讓嫩理在千禧年就早早頓悟「理解多元尊重多元」的道理，而且在之後的多年裏一直受益匪淺。

在此，小狸不得不讚美早期呷哺的吧檯位設計真是天才，肩並肩的位置不僅適合二人行，而且讓人有天然的親近感，再加上年代的特性，記憶中的呷哺，到處都是滿載真誠的對話和故事，再伴着獨一無二的美味小料——還可以加點醋，那就是一代人的青春回憶。

推送的文章說，呷哺的落裏有多種原因，包括「不好吃了」、「貴了」以及「太像快餐了，人們很難在店裏聊天，而更願意選擇可以三五成群聊天喝酒的火鍋店」。可小狸想問，到底是呷哺不適合聊天，還是現在的我們，已經不會安安靜靜地談心了？



信而有征 劉征

光暈

前些天我讀到一則趣事，法國精神分析大師拉康到美國去旅行，當他堅持要獲得一個與大師地位相符的優待——清場，讓他可以獨自參觀紐約大都會歌劇院，接待方只好對博物館稱他是薩特。因為他的理論晦澀難懂，除了學術界，當時的美國根本沒幾個人認識他。而同是法國人的薩特就不同了。他那句「存在主義就是人道主義！」在美國如雷貫耳。甚至於他的事跡也是極富傳奇色彩的。他與波伏娃的開放式情侶關係，他才華橫溢地寫小說、寫戲劇，獲得諾貝爾獎之後卻拒絕了它，原因只是不想自己變成一個符號。但是民眾自從官方宣布了這個消息，並且，他又戲劇性地拒絕了這個榮譽，反倒更愛他了。誰能不愛呢？這麼一個個性鮮明，又行他人不取行之事的傳奇人物。至於薩特獨立獨行背後的猶豫不決，他那本十分重要、卻略顯晦澀的哲學巨著《存在與虛無》是從來不會有人去關注的。要流行起來，就得簡單明瞭。

本雅明在《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》一文當中曾經提到一個捉摸不定的概念——光暈。他

說，藝術品都有一個「光暈」，一旦它被複製之後，便會失去它的「光暈」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。這就好比牧師，在羊群都會讀寫之後，他就喪失了唯一上帝的代言人身份。因為人手一本聖經，體悟便可發自內心，再也無須別人的宣導了。所以，印刷術的發明是宗教逐漸式微的開始。

然而不僅是宗教，複製抹去了一切神秘的光暈，並試圖把一切都塑造成流行之物。與這個實物一起流行的，除了作品——它固然擁有個性，卻早已改頭換面，成了一個口號，或者簡單得不像話。作品的模糊部分很難言說，乾脆就被忽略了。甚至更糟，多數時候，人們只聽從幾則與創作者有關的怪談。這些邊角料僅被當成複製製造的需要而被發掘出來，可最受歡迎。

伴隨着對他們的談論，藝術家連同藝術品都跌下神壇。這種失落，是物的唯一性和精神唯一性都喪失的表現。在形式上，它可以複製作為同一的標準化商品形式與其他商品一般無異。藝術成了所有人都可觸摸之物。人人都可擁有藝術，但不是活的藝術，而是死亡。

情況甚至可能更糟。這個藝術家和他的藝術作品可能正在因其流行起來重新封神。封神之後的作品和藝術家不因其複雜性和深刻性作為標準，而以其受歡迎程度作為標準。所以繁雜和極簡是一種屬於現代性範疇的差異體現，因為所有差異均屬雷同。它的本質邏輯是金錢作為唯一通用符號導致的。累積作為金錢同一性的一種差別形式所形成的新差別，只在於數量的差別。

不過說來也怪，不斷製造複製的財閥卻從來偏愛藝術。他們收藏真跡，儘管依舊以知名度和稀缺性作為標準，但被收藏之物必得是真正的藝術。很多人說他們這是在變相投資，其實不然，這是符號同一性的原始渴望。同一性只有面對真正的差異，才可以獲得滿足感。而藝術的差異不是人造的，而是自然的。藝術的創造是生命的動態去尋找可茲藉以表達的合適外殼，或者這外殼本身就與這處心靈渴望相符。較之複製的人為，它怎麼都顯得那麼獨一無二，不可多得。而這一點，造就了藝術新神話的地位。金錢的同一性需求和差異性需求在此處獲得統一，藝術成了真正和諧的圖騰之物。